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六十二回 鄒拜林棄官修道 金挹香採藥逢朋

話說拜林自從慕道以來，得遇異人傳授道術，居然超塵絕俗，心無■礙，任意邀游，一無羈絆。或採藥深山，或尋仙高嶺，真個無憂無慮，閒曠非凡。一日，登終南山絕頂，杳然長嘯，披襟瀟灑，俯視絕壑，放歌曰：前年眺覽終南雪，著屐攜壺侶堪結。酒酣直喝凍雲飛，峻嶺崇山望明滅。去年我向夢中游，渡嶺穿山路百折。此時心境頗清曠，仙窟遊蹤更奇絕。野鶴穿雲路若蟠，猿猴噴水泉空咽。琳宮玉宇聳巍峨，四顧形神俱爽徹。饑來嚼透玉池冰，倦處還依瑤台月。玉池冰，瑤台月，上下茫茫兩高潔。到此身世渾有無，但思飛入消虛之府神仙闕。回憶吳中青樓真如夢，畫棟珠簾改恍惚。六街燈火燄初騰，九衢歌管聽未闕。我友企真空鍾情，雲散風流一時節。真娘墓上春草萎，虎丘山外愁雲裂。同人頓起絕塵想，成仙豈與凡世涉。吁嗟乎，人山修道亦頗難，崎嶇羊腸要登涉。我今行住坐臥具在道中參，萬緣一掃腸空熱。

拜林歌罷，背後一人拍肩而言曰：「鄒拜林，好自在耶！此時還不去見師父麼？」拜林回頭看時，見是童子，便笑曰：「師父未曾喚我，我何妨終日邀游也！」遂不理童子，望前山採藥而去。忽然憶念挹香，徘徊半晌，倚石而臥。

真個是無巧不成書。那日挹香因院主不在，獨自一人駕雲而往深山採藥。但見峰巒疊翠，猿鶴不鳴，倒也□分清雅。挹香便按落雲頭，到深山中遊玩。四顧無人，覺心曠神怡，胸次豁然。行了□餘里，峰回路轉，幽境別開。復前行，■崎歷落，絕豁風號。正瞻望間，遠遠望見一人，在著松蔭之下石上盤桓。挹香上前細視，卻是拜林在石上瞌睡。挹香大喜道：「原來林哥哥也在此修真了。」於是便輕輕的喚道：「林哥哥，我金挹香在此。」連喚了三聲。拜林睡夢中聽見「金挹香」三字，連忙立起，便細細的對挹香一看，果然不錯，大喜道：「香弟，我與你一別八年，時深想念，後聞你慕道棄家，□分欽慕。如今吟梅已賜殿元，小女已適令郎。又聞你度了二位嫂嫂歸班，但不知在何處山中。我方才正念及你，不意恰巧相遇，真奇事也！」挹香道：「弟自棄家之後，不知歷了無數山川，受了無數磨折，方能到得警幻山中，投拜警幻道人門下學道。三年後，警幻師說我是月老座下金童，理該歸班，所以送我到清虛中院。林哥哥，你道這清虛中院是什麼所在？原來就是昔日夢游之境，你對林黛玉拜的所在。我到了那裡，遇方素芝、陸麗春等，又遇琴音、素玉、秋蘭三人皆在留綺居，俟月老發落。弟見了月老，月老命弟回家去度愛卿、小素歸班，又說什麼三□六美都要到齊。弟於是駕雲至吳，重返家庭，吩咐一切，即同愛姐、小素妹乘鶴歸山。現集於留綺居，弟另居於滌塵軒。今日因院主下界去了，弟偶爾閒遊，欲思入山採藥，不期遇見林哥，真三生之幸也。林哥哥臥於石上，弟喚醒而聚談，不輸於李源、圓澤之高風焉！請問林哥哥何由至此？」

拜林道：「兄聞你得道度人，深為羨慕，況你也素知愚兄紅塵之味，本來厭絕，只為欲行難行，所以羈遲。如今上報父母君恩，下有宗嗣可續，向平願了，洗盡六根，還是前年到終南山，投淨凡道者為師，得登彼岸。」挹香聽了大喜，於是並坐石上，暢敘一回而別。

挹香至清虛中院，見院主尚未歸來，便往留綺居看眾美人。瞥見謝慧瓊亦在，挹香驚訝道：「慧嫂嫂，你如何來了？」慧瓊道：「香叔叔，我病辭塵世，幸得到此。」挹香道：「原來慧嫂嫂謝世而來，仲哥哥得無悲悼耶？」紫瓊道：「香叔叔，我既謝世，那曉仲英也學香叔叔一般看破紅塵，同了夢仙伯伯一起辭官，也去修仙了。」

挹香聽了大喜道：「慧嫂嫂，難得我們四個好友，都有心慕道，不愧生前莫逆。」慧瓊道：「香叔叔，不要說好友若斯，即我們好姊妹亦然。」挹香道：「然也，否則今日留綺居中，詎能與慧嫂嫂會面？」慧瓊道：「香叔叔……」正欲說時，只見鬼卒同王竹卿至，挹香見了便道：「竹姐姐，你為何同鬼卒到來？」竹卿見是挹香，便道：「挹香，你也在這裡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我在此長久了。」竹卿道：「我從陰府而來。因路徑模糊，欲留陰司而不至此。因冥君說我亦群芳圃裡之花，必須到此，請月老發落的。」挹香聽了，方知底細，便道：「姐姐，你昔日留書志別，令人無限淒楚。意謂相逢無日。孰知留綺居為聚美之所。今日姐姐到此，實是天緣。」

說著，只見袁巧雲姍姍而來，挹香上前說道：「巧妹妹，我與你判袂以來，瞬經□載。自從你從良之後，令人無日不思，此時再晤，亦是前緣未盡也。」巧雲道：「你為何也在此？我聞得你筮仕餘杭，割股救親一事，深為欽羨。又聞榮升知府，蒞任杭州，請過青田等拜門二天，尊府兩大人白日昇天，甚為奇事。你報丁憂而歸，後聞令郎欽賜狀元，愚妹□分歡喜。又聞令郎丁艱，不知為著何人？」挹香道：「孩兒們丁艱，卻是為著琴音、素玉、秋蘭三位。」巧雲駭道：「三位如今也謝世了麼？」挹香道：「不但三位，連愛卿姐、小素妹也謝世了，俱在留綺居，少頃自可相見。」巧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挹香道：「自你遠適之後，他們或先或後，個個別去，迨我浙地解組而歸，僅剩慧卿、雪貞、麗仙、雪琴四人了。所以我決計修真，棄家訪道，得遇大仙，始有今日。如今又服了歸真反本忘情丹，覺塵世之繁華，絕然不憶。」巧雲道：「原來有許多曲折，吾遠隔了些，卻是不能曉得。」說罷入留綺居，與眾姊妹相見，共訴離衷。

挹香正欲回滌塵軒，忽見褚愛芳蓮鉤窄窄而進。挹香見了愛芳，便嚷道：「愛芳妹，我金挹香在此。」愛芳星眸斜溜，果見挹香，喜得笑靨生春，便道：「你倒也在這裡！我自從良東國，勉強留書訣別，□餘年中，好不繫肚牽腸。你如何到此？」挹香便細細的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姊妹們已有□餘人在此了。」愛芳大喜入內。甫進留綺居，忽土地又送陸麗仙到，挹香上前迎接道：「麗仙姐，你也來了麼？」麗仙見是挹香，便道：「你好。為什麼你去修仙，竟不別而行？令人惦念。如今你倒先在此逍遙快樂了！」挹香道：「好姐姐，非金某寡情，若別你而行，你們總要挽留的，我故不敢到來。我若回頭不早，焉有今日？」說著，又問道：「不知姐姐于歸誰氏？為何也到這裡？」麗仙喟然歎曰：「如我之薄命，還要從什麼良！如今是偶抱微痾，竟容我棄世。昨日黃昏，離魂到此，飄飄蕩蕩，不知歷過了多少沙漠沉沉、陰風慘慘之處，方能到來。」挹香聽了，亦嗟歎不已。

麗仙道：「你可幼卿姐又在風塵中了？」挹香聽了大駭道：「這話何來？他好端端從了張觀察，為什麼又要淪落煙花呢？」麗仙歎道：「紅顏薄命，千古定論。他自適張觀察後，誰知這位張觀察乃是一個假惺惺之輩。始因愛其纏頭私蓄，才貌動人，半覬其多金，半貪其豔色。他既騙人財到手，便欺凌弱質，薄倖時形，狼籍名花，朝凌夕虐。震怒時如狂風摧嫩芽，暴雨折嬌蕊。設有纖芥微端，便厲加威勢，吵鬧不休。使得幼卿姐莫可存身，只得潛窺青瑣，密啟朱門，效文君夜走臨邛之事。方冀脫鷹韉而離虎穴，誰料竟被他們知而趕上，交與有司究訊。」挹香急道：「這便如何？」麗仙道：「猶幸風流縣令，解釋其情，謂觀察曰，渠既私奔，你也不必再令他歸，負此醜名。待他再擇佳偶從良，別尋生計。一面囑章幼卿速選良人，再行具結。以此時賃屋西美巷中，復園歌樓，幾個舊好仍來保護，尚無摧折之虞。最可憐者，花羅月瘦，大減芳姿；綠葉成陰，心傷杜牧。即閨中韻事，亦非復曩時之多興致也。再欲從人，猶恐失眠，你想可恨不可恨，可憐不可憐？」

挹香聽了，跌足大歎道：「我昔日原勸幼卿姐要細心選擇，勿致誤適匪人。況這張觀察是個南京人，俗諺有南京拐子之說，切勿遭其誑騙。他說什麼『世俗之言豈可作準，此人甚是鍾情，不至誤托』。孰知果應我言，此時只怕悔之晚矣。」

挹香與麗仙正在瑣瑣，忽聞仙樂盈盈，異香裊裊，清虛院主駕雲而歸。陸麗仙遂至留綺居，挹香遂歸滌塵軒。說也奇怪，一人此軒，將一種柔情掃空心地，不要說章幼卿不在心上。連那留綺居中之美，亦渾若莫聞。

越日，清虛院主傳挹香到來，謂挹香道：「汝至留綺居，查三□六美可曾到齊？」挹香領命，便往留綺稽查眾美。

不知如何回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